

爨

碧落

一个美少年，19岁成网红，23岁死了。他会引发无限猜测——在我们的当代。但，这位美少年，活在1600多年前。19岁他成了一方领导，名声好极了，23岁病逝，引发大众无限悲伤。他因此名传青史，流芳万世。他像另一个霍去病。他们令我常觉今人生命浓度，不及古人万一。

他姓爨，字宝子。知道爨宝子，是因为胡蛮。前些年，胡蛮作品中开始出现一种独特的字，不论素朴的土陶、华丽的描金瓷，还是花与美人画、佛经小品，这字让作品大增奇妙，让我眼一亮心一动。我问胡蛮这是什么体，她告知：爨宝子。

我来曲靖找爨宝子。

他是一个名字，是一段历史，是一篇神话，是一处高度，是一种象征。最后，落到实处，他是一块碑。碑住在一所中学里，专为他修了园建了亭，设了场馆编制。这是在我们当代。

246年前，清乾隆时代，他出土，被乡民用来压豆腐。又过了74年，到咸丰时代，他被知府发现豆腐上竟然有字且如此高古，遂被追回府，翻身起立，置于城中武侯祠，自此成为“滇中第一石”。

我不写字不懂字。据说康有为赞他为“神品第一”。人评这字“刚健如铁，端朴若佛”。或论这字“仿楷仿隶，非楷非隶，不伦不类”。管他们说甚，我喜欢。干嘛要论要类？真要比，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掰个腕子试试，哪一钩一挑不蕴千钧力万钟灵，不需出手就挡你个大马驹。

爨，多有趣。一个字，代表一种举动，又代表一个装置，又代指一件人人日不能离的要务：埋锅烧火做饭。所以古称厨房“爨室”，宫廷厨师长为“爨官”。在陕西那个简体42笔画形容某种面条的字出现之前，爨，应该是笔画最多的汉字。30画。

自三国时成滇东大族，爨氏历代称霸一方，直至南诏灭。其祖上或自晋来。云南“二爨”中的另一爨：爨龙颜碑，碑上明记：“蝉蜕河东，逍遥中原。”

总是在云南发现山西。比如口音，比如饮食，比如爨。再回山西寻找云南，比如爨。爨迹在山西，一南一北。在北，源于汉代的爨氏居于忻州定襄一带。在南，夏县，瑶峰镇中条山下，自古有个爨村。但，因爨字难写难认早改成了“全村”。据说只在毗邻的平陆县深山里仍有少数爨姓人家悄然存在。

至人无想，江湖相忘。看过心心念念的爨宝子，去吃老街饵丝与烤洋芋，去逛旧城。麒麟区、糖行巷、寥廓街——处处是好地方，处处是意蕴丰厚的好名字。又一座安静、开阔、美好的城。北人在云南，大觉肆意，风和花都肆意，人都安详自由。所以这片土地能产生这种奇妙的字体：很自由，极有力，而温暖。



开往春天的花朵

指尖

南山是座丰饶的山峰，在那里，生长着万千草木花朵，估计也豢养着无数珍禽野兽。偶尔想想懊悔的事，山上的梅花都会随意念纷飞飘落。如果再想想杀人越货的事，估计虎豹野兽也会呼啸不止。

听说在南京，有一座梅花山，早春，山上的梅花浩浩荡荡盛开，那时，游人如织，只为一睹梅花真容颜。苏州城西南有邓尉山，历来也是赏梅好去处。无锡更有梅园，梅花与园林互为烘托，你分不清梅在石上住，还是石在梅边生，别具特色。禅宗里有“花未全开月半圆”之句，这里的花，说的就是梅花。

梅花是诗歌辞赋、书画影廊常见的花，到我这里，梅花就是我妈贴在炕头的岁寒三友图。人们说，竹叶酷似芦苇叶，大约竹子也跟芦苇差不了多少。又说，梅花，明明就是桃花的仿版，脑子里，梅桃便也混淆一气。

我爹去上海出差，回来说南方冬天水不结冰，树叶不枯，花开不败，只旅馆冰得人瑟瑟发抖不能住。他给我妈带回一双半高跟皮鞋、一块手表。那双高跟鞋，我妈在灯下试了又试，恋恋不舍，又一再抗议，我爹用锯子将鞋跟锯掉才上脚。说到手表，我妈竟毫不客气，为显眼，大冬天也挽着袖子露出手腕在街上走。那块令我妈在骄傲的同时将手腕皱得红肿的手表，牌子就叫“梅花”，表盘里，一朵五瓣花，周正喜气。再看墙上被朱砂点染的梅花，原本看不出几瓣，现在也知道了。

年少喜欢胡乱翻书，不拘什么，拿起来就沉迷其中。看到一篇，里面有女孩因一出生母亡家贫，故起名小梅，从小就什么也没有的意思。恰巧我远方姑姑名唤梅花，又觉得这小梅和梅花无论如何也不搭，小心里想：梅花是看着花开了，小梅却相反。后来端详梅花姑姑，圆盘大脸，红润娇媚，加上又是待嫁的闺女，穿戴也好，走到街上，处处成风景。好歹安慰了

见不到梅花的缺陷。再大点听得到一个古话，说人间原本无花，天帝便派花神下界生根长叶，养花万朵方可修成正果，返回天庭。有神贪杯，竟醉了许久，醒来但见山河封冻，大雪飘飞，错过生根长叶的好时机，更莫说开花万朵了。于是，只好使尽浑身解数，在雪中开出千朵花。诸神嘲笑他倒霉，称他霉花。久而久之，就成了梅花。恍悟少时小说人物名字也是有来历依据的。

读《红楼梦》，宝钗那枚冷香丸教人好奇，跟“一两三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有一拼，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所以是海上仙方儿。冷香丸放入器皿埋于花树下存放，犯病时用黄柏煎汤送下即可。我一直纠结，这埋药的花树最可能是什么树。一般人咳嗽，也是冬天里的事，普通的树，到冬天枝叶变化，无花可开，只有梅树，会在雪里、风里、冷寂里、严寒里含苞待放。那冷香丸，或也有守着个梅根相见的愿念？五十回有乞梅一节，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宝玉落第，大嫂嫂李纨罚他去妙玉的栊翠庵折一枝梅花来。妙玉煮茶的水，都用的是梅花上的雪，可见她的梅花有多少。宝玉冒雪折回来，写下“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后来一直喜欢这个“槛外”的典故，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书名便起《槛外梨花》，其实也想叫《槛外梅花》的，只因我打小未见得梅花，只有一株老梨树，出门是，进门也是，方如此。

初次见梅花，是在济南。新年刚过。看完萧瑟的趵突泉，又从旁边的李清照纪念馆出来，迎面便碰到一株梅树，喜得一脸贪痴。生命中的偶遇惊喜，总会教人忘形。好在一株梅前，也不会被笑话。那梅，仿若画里探出来的精魂，带着一点俏丽，又带着一点清冷。突然就想，如此醒目的红焰，落满南山，骇胆惊心，那得有多么深痛的领悟和惊醒啊。

妙人儿

卫刘芳

有读者见我写起文章来伶牙俐齿，断定我是个妙人儿。妙人儿？我尚算不上。不过一提“妙”，就记起妙玉站在大雪后梅树下的样子，肌肤胜雪，融于天地一色。妙玉也算个妙人儿，才貌双全，出身富贵，只因体质关系打小被骗进庵内清修，自此与情字成槛内槛外，再精于琴棋书画，也不过是良辰美景虚设。

影视剧的《红楼梦》里，大家比较认可欧阳奋强、陈晓旭、邓婕主演的87版，因惟妙惟肖地演绎了原著，该剧几乎所有角色都成为经典，再不可逾越。其中妙玉的清灵美目和她在刘姥姥走后非要扔茶具的娇情劲儿，我是一直记得的。当时年纪小，看到娇滴滴的穿金戴银的人物，看到藕花深处的亭台阁榭，是多么想钻到电视机中，也沾一沾那精致繁缛的荣华富贵啊。

可妙人儿她下场并不妙——在庵内被歹人迷魂香放倒挟持走，质本洁来非洁去，叫看客徒生多少憾意。世人眼里的合心妙人儿要风情万种，要善解人意，要精于琴棋书画歌和舞，需要修炼的魔法可不是一般多。宝黛还不能合体呢，凡人更别想一劳永逸地占有这个高技能体了。他们还说妙人儿是临水照花的仙女，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其实，这是专门骗涉世未深的小青年的。正确的诠释是，妙人儿如花似玉的外表下，才华横溢的挥发中，都是小怪癖，她们也是吃五谷杂粮的常人。

以前有个博客圈子叫“单手开博”，名头有趣。想那单手开博，虽有残疾迹象，但豪爽轻松的劲头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就像一个壮士举石臼，弯腰喊一声，“嚯”地起来了，得意洋洋地单手举着绕场一周，赢得满堂喝彩。这叫好声中也许就有人断喝一声妙人儿。这番妙人儿倒也做得，膀大腰圆，气壮如牛，怎见得就比吐几口血扶着丫鬟到门口看秋海棠的妙人儿不让人欢喜呢？尤其是我这种煎着刘寄奴、当归、红花日喝的主，恨不得把满院秋海棠一股脑儿拔了，就做了那壮士去也。

这么说来，妙人儿也是没定论的，妙玉妙在冰雪聪明，刘姥姥妙在俗中见义。历史演义中，李隆基的妙人儿是会跳霓裳羽衣舞的杨玉环；武侠小说中，年羹尧的妙人儿是青梅竹马的冯姑娘；王尔德的童话中，女巫的妙人儿是年轻的渔夫，渔夫的妙人儿是海王的人鱼女儿。每一处闪光点，都会让一个不妙的人妙起来。当然，以我们如今的资深熟女现状，还是担当得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德·康布尔梅先生赞美有点发福的妙人儿的用语：“怎么，您在两个月之内长了3公斤？您晓得吧，这太美了！”有种心知肚明的得体。

